

盛筵群像

《红楼梦》宴饮描写的文学研究

上官文坤◎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盛筵群像

《红楼梦》宴饮描写的文学研究

上官文坤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筵群像:《红楼梦》宴饮描写的文学研究/上官

文坤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039-6609-5

I. ①盛… II. ①上…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6483号

盛筵群像:《红楼梦》宴饮描写的文学研究

著 者 上官文坤

责任编辑 叶茹飞

书籍设计 楚燕平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caaph.com

电子邮箱 s@caaph.com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6—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2.125

字 数 254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书 号 ISBN 978-7-5039-6609-5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1	绪 论
4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及研究思路
6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与总结
25	第一章 《红楼梦》宴饮描写与日常生活叙事
28	第一节 宴饮描写与日常生活叙事
39	第二节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宴饮描写的整体观照
77	第二章 宴饮描写的叙事策略
80	第一节 叙事视角
93	第二节 叙事节奏
117	第三节 叙事时序：预叙
131	第三章 宴饮描写的时空建构
134	第一节 宴饮描写的时间建构
184	第二节 宴饮描写的空间建构

219	第四章 宴饮描写的人物塑造功能
221	第一节 形貌篇
233	第二节 神韵篇
246	第三节 关系篇
265	第五章 宴饮描写的情节运转功能
268	第一节 宴饮情节的运筹艺术
285	第二节 宴饮情节的因果联系
303	第六章 宴饮描写的主题隐喻功能
306	第一节 历史规律：家族盛衰与浮生聚散
320	第二节 伦理精神：礼制彰显与人情流动
339	第三节 艺术情怀：生命境界的三重维度
349	第七章 《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的宴饮描写
352	第一节 后四十回宴饮描写的梳理与总结
360	第二节 由宴饮描写考察《红楼梦》后四十回
371	结 语
379	后 记

绪
论

宴饮活动是人类一项重要的实践行为。《辞海》将“宴”释为宴会聚饮^[1]，《说文解字》将“宴”引申为“宴飨”^[2]。《说文解字》对“饮”的解释：“饮，𩚑也，水流入口为饮，引申之可饮之物谓之饮。”^[3]《古代汉语词典》则将“饮”释为兼指饮料与食物^[4]。因此，宴饮，一般解释为设宴聚饮，聚会欢饮。宋代欧阳修《群玉殿赐宴》诗云：“至治臻无事，丰年乐有成。图书开秘府，宴飨集群英。”^[5]不过，这样的解释略显模糊宽泛，为了更清楚地厘定“宴饮”的含义，我们有必要把宴饮与宴会、日常饮饌三个概念进行梳理以辨其间的联系与差别。特别是宴饮与宴会，日常生活中经常混用，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又有着显著差别。梅新林认为，所谓“宴会，意为宴饮的聚会，一般指比较隆重的饮食集会。它首先是一个空间单位，可为人物的聚合交际、故事的发生演变提供特定的场所。同

[1]《辞海(第1分册·语词)》(试行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0页。

[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3]同上，第411页。

[4]《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71页。

[5](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时它又是一个时间单位，人物的聚合交际、故事的发生演化将伴随着宴会的时间流程而逐步展开”^[1]。可见，宴会是指比较隆重的宴饮，宴会包含于宴饮之中。然而，却不能简单地将宴饮等同于宴会，因为宴饮又是一种特殊的日常饮馔。一般而言，日常饮馔以饱腹为目的，“食不求美”，主要表现为小范围的团聚或者是晚辈陪长辈共同用餐。而宴饮除了饱腹的目的之外，更注重其社会交际功能。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宴饮是两人（含）以上以饮食为媒介、以聚会为形式，具有一定目的的社交手段，是饮食生活中最具社会性的形式。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及研究思路

《红楼梦》的宴饮活动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饮食，不只是纯粹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加强情感联络，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社交手段，或进行休闲娱乐的群体活动。《红楼梦》中的宴饮活动次数频繁，类型多样，情趣典雅，贯穿始终，如此丰富多彩的宴饮描写具有重要的文学功能。它表现了清代社会世家贵族的饮食风貌，凸显了人物形象，展示了人际关系，营造了意境氛围，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了作品的题旨含蕴，从而创造了一个璀璨夺目的艺术世界。正如梅新林指出的：“《红楼梦》的成功之处在于以饮食这一基本活动为中心，不断向纵深扩展，使宴会成为一个兼容演戏、说书、奏乐、行令、掣签、吟诗、游园、说笑话等在

[1] 梅新林：《“旋转舞台”的神奇效应——〈红楼梦〉的宴会描写及其文化蕴义》，《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第1页。

内的多姿多彩的群体性活动，成为一个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有机统一的独特舞台。”^[1]我们认为，《红楼梦》的狭义“宴饮”即为宴会，广义则包括正式宴会和日常饮饌两方面，是两人（含）以上以饮食为媒介，侧重娱乐交际功能的饮饌行为。宴饮描写是《红楼梦》文本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宴饮描写约占文本的三分之一。其中，正式宴会有：生日宴十三次，节令宴为四个节令、八次宴会，各式名目的杂宴十六次，共计三十七次宴会；日常饮饌分为早膳八次、午饭十次、晚餐十次、小酌七次、茶点八次、祭祀八次，总计五十一次常膳。^[2]这些宴饮活动的高潮部分主要集中在第三十五回至第七十八回之间，在全书呈现波浪式的变化，同步于贾府的盛衰情势，显示出作者独具匠心的宏观艺术建构。

本书以宴饮描写为考察对象，通过对《红楼梦》文本的细致爬梳，力图对宴饮描写进行一番整体观照，着重探讨了宴饮描写的叙事策略、时空建构，以及人物塑造、情节运转、主题隐喻等方面的文学功能。在吸收和借鉴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梳理法、文本细读法、文学批评法、理论阐释法、文史互证法等研究方法，共分七章对《红楼梦》宴饮描写的文学功能进行探讨。宴饮描写作为具有审美意味的表达对象，是一种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价值和意义的文学叙事形态，自然地，第一章探讨的是将宴饮置于日常生活叙事的背景中来对《红楼梦》的宴饮描写进行整体观照。第二

[1] 梅新林：《“旋转舞台”的神奇效应——〈红楼梦〉的宴会描写及其文化蕴义》，《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第6页。

[2] 参见蒋荣荣、朱邦华、朱家镇编著《红楼美食大观》，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96—138页。

章论述的是《红楼梦》是如何从叙事策略的角度，即从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及叙事时序三个维度叙述好一个宴饮故事的。第三章则是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透视《红楼梦》中的宴饮描写，在时间与空间的经纬中勾勒出宴饮故事的历时性的叙事框架和共时性的空间布局，对时间和空间的特殊处理方式使得《红楼梦》的宴饮描写呈现出独特的美学效果和艺术风格。另外，人物、情节和主题是小说的三要素。相应地，第四、五、六章分别从人物塑造、情节运转及主题隐喻三个层次对宴饮描写的文学功能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评析。最后，第七章探讨的是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宴饮描写的联系和差异，以及对后四十回宴饮描写的定位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认定后四十回为《红楼梦》续作的前提下，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分开论述，前六章主要针对《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宴饮描写进行论述，第七章则专门论述后四十回的宴饮描写。本书所采取的版本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的《红楼梦》。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与总结

《红楼梦》作为世情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经典之作，通过精心规划的结构和跌宕顿挫的笔调描绘如此丰富多彩的宴饮活动。宴饮描写是最普通平常的，又往往能反映不平常的方面。如甲戌本脂批曰：“至平，实至奇，稗官中未见此笔。”^[1]张岱也说：“布

[1]（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181页。

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1]殊不知平常日用起居自能生发出无限波澜，从而达到“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2]。《红楼梦》中的宴饮描写可以说是将不平常中的平常与平常中的不平常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可谓达到“淡极始知花更艳”的臻境。宴饮描写在《红楼梦》中频繁出现，类型多样，情趣典雅，贯穿始终。表面看来，世俗性的宴饮描写只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叙事惯例，是作者信手拈来、随手写成的。其实不然，宴饮描写正是作者将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通过艺术形式的创新，完成了其在审美意蕴上的超越。林冠夫明确提出：“小说写吃的不同文字中，却透露出小说艺术发展的成熟程度。”“《红楼梦》写的是吃，但几乎又都不是吃，起码不关吃的本身问题，而是开展情节和刻画人物形象的特殊需要和艺术手段。”^[3]循此思路，本文尝试从人物塑造、情节运转及主题隐喻三个方面对宴饮描写的文学功能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宴饮描写的人物塑造功能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突出表现在成功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脂砚斋一针见血地指出：

[1] (明)张岱著，云告点校：《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3页。

[2] (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3页。

[3] 林冠夫：《〈红楼梦〉中的茄菽和小说中的饮食描写》，《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期，第84页。

“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见。”^[1]如果我们相信“人物是小说的原动力”^[2]的观点，那么我们有必要在宴饮活动中追溯具体人物的共性层面和个性特点，确定小说人物的品质与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在情节中的作用和对作者表达思想的价值。

《红楼梦》写的是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精致典雅的宴饮活动往往成了贵族阶层身份的象征。林冠夫在《〈红楼梦〉中的茄鲞和小说中的饮食描写》^[3]一文中认为，就小说艺术表现来说，《红楼梦》中出现的“莲叶羹”“割腥啖膻”和“茄鲞”等关于饮食的几个情节，已经超越了饮食本身，而是用以显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邓岩的硕士学位论文《〈红楼梦〉饮食词语研究》^[4]第四章通过对饮食词语的分析，使富人的奢侈和穷人的寒碜形成鲜明的对比，将宴饮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显示。第六十三回宝玉生日宴，小姐、丫鬟为了给宝玉过生日，那四十个碟子里盛放的山南海北的干鲜、水陆的酒饌果菜，尽显贾府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刘姥姥遇到生平未见的人间美味时表现出的滑稽吃相，以及出其不意的动作和令人捧腹的语言，引发贾府众人的哄堂大笑，这“笑”的背后隐藏的却是穷人寒酸的“泪”。潘宝明则在《〈红楼梦〉中饮食作用举要》^[5]一文中通过宝玉喝茶、湘云吃鹿肉、薛蟠吃藕、黛玉喝酒、贾琏吃槟榔五种不同吃相，表现人物的情态性格。根据不同的宴饮场合，人物“怎么吃”比“吃什么”更有表现力。

[1]（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页。

[2] [美]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宋协立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3] 林冠夫：《〈红楼梦〉中的茄鲞和小说中的饮食描写》，《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期，第92页。

[4] 邓岩：《〈红楼梦〉饮食词语研究》，青海师范大学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第51页。

[5] 潘宝明：《〈红楼梦〉中饮食作用举要》，《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2年第1期，第7—8页。

宴饮描写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这方面的成果较为丰富。孔令彬、苏紫燕的《在宴会活动中进行的生命历程——论〈红楼梦〉中的宴会活动对青年贵族女子成长的影响》^[1]一文指出,《红楼梦》中的宴会描写是贾府青年贵族女子们深闺生活中最热闹和最主要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样式对她们的成长乃至性格命运产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通过刘姥姥的滑稽表演而引起的一个集体式的笑态描写,巧妙地展示不同人物的性格,凸显不同人物的气质个性。董超的《〈红楼梦〉中宴会描写的多重效应》^[2]也以此回为例,论述了小说的宴会描写符合作者塑造人物群像的艺术需要,更好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吴晓晓的《〈红楼梦〉饮食描写中的种种人物侧面》^[3]则论述了《红楼梦》中通过最常见的日常饮饌活动,在不经意间衬托人物形象,使其更为丰满、立体,是表现人物形象的典型描写。第八回宝玉、黛玉在薛姨妈处用晚饭,宝玉听从宝钗的话不喝冷酒,却受到黛玉的奚落讽刺,宝钗的温情脉脉,黛玉的醋意浓浓,钗黛二人的性格活灵活现,一下子跃然纸上。

宴饮描写具有预示人物命运的功能。李萍的硕士学位论文《〈红楼梦〉酒令语言研究》^[4]第五章认为宴饮场合上有关酒令的描写具有讖语的预言作用。第二十八回宝玉、薛蟠等在冯紫英家小宴行“女儿酒令”,宝玉的酒令预示了他最终弃宝钗为僧的结局,蒋玉菡的酒令预示了袭人改嫁伶人的命运。

[1] 孔令彬、苏紫燕:《在宴会活动中进行的生命历程——论〈红楼梦〉中的宴会活动对青年贵族女子成长的影响》,《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期,第253—266页。

[2] 董超:《〈红楼梦〉中宴会描写的多重效应》,《语文学刊(教育版)》2007年第S1期,第25页。

[3] 吴晓晓:《〈红楼梦〉饮食描写中的种种人物侧面》,《文学与传播》2009年第9期,第113页。

[4] 李萍:《〈红楼梦〉酒令语言研究》,山东大学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第45—50页。

宴饮活动还是展示人物才华的重要舞台。季鸿崑^[1]就认为,《红楼梦》中各种人物在宴饮活动中的表现,表现出人物敏锐的才华和细腻的情思。通过对第三十八回螃蟹宴上宝、黛、钗三人同作螃蟹咏七律的分析,虽都是以蟹喻人事,不过三人的心理性格和处世态度却迥然有别,宝玉是快乐的,黛玉是忧伤的,宝钗是说教的,各臻其妙。

宴饮描写也揭示出人物之间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赵玫的硕士学位论文《〈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2]第三章认为,宴饮描写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及亲疏关系。第三十八回的大观园螃蟹宴上,黛玉因吃了一些螃蟹,觉得心口微微地疼,须得热热地吃口烧酒,宝玉便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这合欢花酒满含的是宝玉对黛玉的疼惜之情。

胡晓明^[3]则综合评价了《红楼梦》的宴饮描写,认为其没有局限在宴饮中,而是透过宴饮写故事、写人物、写风格、写才气,将人物在酒宴上的表现,综合在整部书的全局上来安排,这就使主要人物个性更鲜明,次要人物也有亮相的机会,使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各具特色、各符身份。酒宴给全书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魅力。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于宴饮描写的人物形象塑造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宴饮活动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思想性格,展现才华及预示命运等方面,换言之,宴饮活动是人物登台亮相展示自我的舞台。大部分研究著作和论文将目光集中在饮食与茶、酒的微观

[1] 季鸿崑:《食在中国:中国人饮食生活大视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2] 赵玫:《〈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浙江工业大学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第8—17页。

[3] 胡晓明:《〈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3页。

阐释上，缺乏对宴饮活动进行时间与空间的二维宏观建构，只是将宴饮视为人物进行活动的背景，对宴饮过程中人物的言行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者大多关注生日宴、节令宴、喜庆宴及游赏宴等隆重宴会场景中的人物展示，对平常家宴式的日常饮饌场景关注不够，甚至排除在宴饮的范围之外。然而，实际情况是《红楼梦》中日常饮饌不仅次数多，而且内涵丰富，体现了“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1]的艺术效果。与对正式宴会浓墨重彩的描写不同，作者对日常饮饌行为往往运用白描的手法，轻描淡写中暗示无限风波。而且，举行宴会的出发点通常是为了纪念神圣时间或者庆祝特殊活动，具有某种程度的狂欢意味的仪式性。而日常饮饌则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凡俗时间里，更容易揭示人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展示的是世俗生活的本质。宴饮活动作为时间与空间二维同时共存的行为模式，为物性格的全方位展示提供了位置绝佳的瞭望窗口，为在对比中刻画人物个性提供可能，为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的呈现提供便利。通过宴饮描写对人物形象的皴染，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立体饱满。不过，研究者大多重视宴饮描写中人物的言行举止所体现出来的人物思想性格，往往忽略了小说中的宴饮描写对人物心理世界的透视及人物之间微妙关系的生动呈现。因此，对宴饮描写的人物形象塑造功能的研究，仍有可供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1]（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转引自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3页。

二、宴饮描写的情节运转功能

高尔基曾说，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1]。福斯特在其被誉为“20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小说面面观》中就认为“情节是小说的逻辑面”^[2]，并且进一步指出情节能产生美感，“虽然美感的产生有赖于小说中的任何事物——如人物、场景、语言等提供养料，但是它的主要滋养物还是来自情节”^[3]。我们知道，故事是客观叙事的事件，而事件与故事有可能成为小说家创作情节的素材。所以，情节是来源于生活、对日常事件的加工，是被艺术升华了的故事。情节作为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人物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以高尔基对情节的定义为衡量基准来检视《红楼梦》，只能阐释小说的两个内部要素（人物与情节）的相互关系，却没有考虑到情节与人物以外的其他层面的联系，也没有指出情节本身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宴饮的情节描写在《红楼梦》文本中具有重要的结构论上的意义，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忽视的。

宴饮描写的情节推动功能首先表现在共时态的横向组接。郝晓丽的《〈红楼梦〉宴会描写简论》^[4]一文认为，《红楼梦》善于围绕宴会描写本身，进行横向组接，展示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使其出现

[1] [苏联]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55页。

[2] [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3] 同上，第134页。

[4] 郝晓丽：《〈红楼梦〉宴会描写简论》，《河北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页。